

苗瑶语古音构拟

王辅世 毛宗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苗瑶语古音构拟

王辅世 毛宗武 著

ml230/2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TP) 数据

苗瑶语古音构拟/王辅世, 毛宗武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5

ISBN 7-5004-1383-1

I. 苗…

II. ①王… ②毛…

III. ①苗语-语音-研究 ②瑶语-语音-研究

IV. H216.1+H25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2.75插页: 2

字数: 568千字 印数: 1—1 200册

定价: 52.00元

ISBN: 7-5004-1383-1

序

《苗瑶语古音构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的一个子课题，实际上，它也是王辅世、毛宗武两位先生在苗瑶语族诸语言研究方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苗瑶语族究竟包含哪些语言，确定其语言地位的科学依据是什么，这些语言内部方言土语的划分以及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当然是从语音的角度来说话的，有相当丰实经过认真对比分析的词汇材料，足供为进一步开展语族间的比较研究以及最终解决这个语族的地位（属于什么语系）提供坚实可靠的科学资料。

一般认为苗瑶语族属于汉藏语系。李方桂先生在1937年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中《中国的语言与方言》里提出中国汉藏语系的语言包含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分类系统。194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著文，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汉藏语系之外，认为它们与印尼语、孟高棉·越南语有亲属关系；其后又于1972年和1975年先后出版的《汉藏语概论》（马提索夫教授补充注释）和《奥斯特罗-泰，语言和文化》两部颇有影响的著作里进一步确认了他的上述观点，并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赞同。1973年，李方桂在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CL）发表了他1937年旧作的修订稿，对自己原提出的汉藏语系的分类大系不变，JCL编者并加按语称“这篇文章虽然过了30多年，但所述本质上还是恰当的和有效的”。国内语言学者也大

多数支持李说。

当然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论证。首先是弄清语族内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同汉语、侗台语、藏缅语比，同南亚语、南岛语比。不是现代语言、方言同现代语言、方言比，而应该是古代苗瑶语的构拟形式同古汉语、古藏缅语、古侗台语、古南岛语等的构拟形式相比。没有原始共同语的构拟，要有效地说明本语族内部语言的发展演变及语言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跟本语族外的相关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是很困难的。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任务。

谈起古音构拟，不禁使我们想起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的绪论中所说的一段话：“要想一个古音的拟测能够成立，当然先得费好多工夫使它跟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结合；其次，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就是在每一个方言必得能找出通一套声音演变的历程，从语音学的观点看都得成可能的变化。”（中译本，页4）高本汉利用了汉语的韵书，韵图，朝汉（高丽）、日汉（汉音、吴音）、越汉、（安南）译音和33种汉语方言材料，作为他构拟汉语中古音（《广韵》音系）的依据。不管人们对他在方言选点或是他的某些具体论点方面有多少议论，他为汉语中古音构拟出第一个有完整体系的音系框架，是功在史册的。

苗瑶语、侗台语等没有多少古代留下的记录语音的文献资料可作历时比较的依据，不能从文献语言中找出有语源学依据的语素，来探求音韵学的语音规律。它们又跟印欧语不同，没有语法上的屈折形态，不能从语法形态中的语音变化寻找语言间的语音规律。所以，印欧语历史比较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不能适用于苗瑶语和有关语言的比较研究。只能通过现代语言和方言的共时比较，来进行原始苗瑶语的古音构拟。参加比较的应该尽可能排除

借词，选用苗瑶语的同源词。这里区辨借词和同源词存在着不少困难，因为东方语言特别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以至周边国家民族的语言，几千年来在汉语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下，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非汉语接受汉语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同源词比较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从《民族语文》、《中国语言学报》、《语言研究》和有关院校学报近十多年来发表的论文，可见一斑。王辅世、毛宗武两位先生的《苗瑶语古音构拟》是继他们两位本人以及其他同行前此种论著之后，根据大量苗瑶语言资料，系统整理，认真选材，经过几年的通力合作所取得的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一工作是做得十分出色的。它为过去的工作做了基本总结，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要说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6~1958年）的苗族和瑶族语言和方言普查与整理研究工作以及尔后多次的补充调查，这一工作在积累丰富的语言资料和深化研究方面的作用是永远值得称道的。领导苗瑶语普查研究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队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先生和副队长王辅世先生。毛宗武先生是当时瑶语调查研究的重要骨干之一。已故的罗季光先生1952年奉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委派，在当时十分困难的交通条件下，独自一人背着行李奔赴广西南北十来个县，进行瑶族语言的实地调查，第一次提出：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说的是分属瑶语支、苗语支和壮侗语族的三种语言。罗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和最先理清、介绍广西瑶族语言支系纷繁的情况，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其次，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组成部分的《苗语简志》、《瑶族语言简志》、《畲语简志》本身虽属描写

简介性的著作，但是，没有在这三本简志里充分反映的，则是在《简志》中稍稍提及的大量工作：苗语划分三个方言，其中湘西方言分两个土语，黔东南方言分三个土语，川黔滇方言则分七个次方言，其下又有再分不同土语或不分土语的情况，以及尚有应属川黔滇方言，黔东南方言而在方言内的地位待定的若干处苗语，实际已有相当多的资料。作者一丝不苟的科学严谨态度值得肯定。

《苗语简志》中的方言比较，虽仅以三个代表点为例，实已披露了部分主要语音对应现象和词汇语法的特点。《瑶族语言简志》详列了具有不同名称的瑶族自称与语言的关系，以及各自的人口数和分布地区，是语言与社会调查很好地结合的范例。在三个语言的描写介绍以后，末章“瑶族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实际是通过比较，论证它们的语言系属问题。《畲语简志》在简介人口分布、历史及语言使用情况后，首先就举畲语与相关语言的同源词，说明著者对畲语语支归属问题的主张。这个问题至今学术界见解尚不一致，看来列为苗瑶语族一个独立语支是比较恰当的。

其三，本书成稿较上述《简志》出书晚6至10年，凡是应补充更新的材料都做了必要的补充和更新。如人口数字采用了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并在语言问题上提出了若干新见解。例如过去我们只知道瑶族按自称可分四组，其中有一组是说汉语；自称为“拉珈”的瑶族使用拉珈语，与壮侗语相近，不属苗瑶语族；另有两组分别说瑶语支和苗语支的语言；海南岛的苗族，其语言跟自称为“金门”的瑶族语言相同。也就是说，这个语族的苗语支包含苗语和布努语两个语言，瑶语支只有勉语一种。而本书的语言表里，则苗语支下共有苗语、布努语、巴哼语和炯奈语四种语言。把原归一组的布努、巴哼、炯奈，分列为不同的语言，这肯定是对苗瑶语族诸语言进一步综合比较的结果。随着研究的进

展，原先作出的论断或尚未论定的，当然可以进行修订。本书对各语言及其方言土语都指出了它们的语音特点，并不意味着仅以语音的同异作为划分语言的依据，因为书中已经交代清楚：“由于我们构拟古音只用语音材料，对于语言，只介绍语音特点，不介绍词汇、语法。”

王辅世先生在50年代苗语方言土语的整理研究报告一段落以后，曾经发愿要编一部《苗语广韵》。这里《广韵》是一取譬说法，即包含“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能反映各地方言特点的综合音系。通过它，可以解释方音的对应规律，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音类框架来编写一份调查苗语方言的音系例字表，也就是他在《苗语方言声韵母比较》（1979.9）里所说的：“苗语研究工作者早已掌握了大多数苗语词的调类，如果再掌握了声类和韵类，在进行一个新的调查时，就会心中有数，记录材料可以节省时间，又比较准确。”他在《谈谈在苗语声韵母比较中的几点体会》一文（《语言研究》1981.1）中还谈到通过苗语方言语音的比较，可以看出苗语词义的演变情况，可以预测没有找到的同源字之声母、韵母和声调，以及在词义已变的他词中发现欲找的同源字，等等。本书重述了以上观点。我认为他讲得很对，语言的比较研究，正是要采取这样的方法。语音规律结合词义的演变，就能匡谬补缺。可见，古音的构拟不是目的，那是进行语言的历史研究和进一步进行苗瑶语与其他语言比较研究的必要手段，至少要有原始共同语这样一个参照点。现在，辅世、宗武两位先生通力合作，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苗瑶语族，我为他们富有成效的合作成果，向他们致贺！

我有幸成为本书成稿的第一个读者，读完书稿，觉得颇有收益。在选点上，选取了23个比较点，我觉得是恰当的，能够反映

各语言及其主要方言土语的特点，又能通过它看出各比较点所代表的语言和方言在语音上所显示的异同、远近。古声类的构拟以苗语方言土语为主，参酌瑶语音系的特点做了必要的增补；古韵类表则主要参照瑶语的韵母系统，事实上近于取其语音对应中方音差异的最小公倍数而略其所当略，我看是能说明问题的。徐通锵先生在他的《历史语言学》里（1991，p.65，§3.4.2）也注意到了过去的有关论著，说：“着眼于语音对应关系，找出同源词，再来分析语言的亲属关系，这在方法论上是无可非议的，它比前一时期的单音节和声调的标准前进了一步……”徐先生指出过去某些论文的“例词偏少，难以从中整理出完整的、成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现在本书选例有800多字，虽然还不能说是很多，但古苗瑶语声类和韵类的框架是建构起来了，而且我想，欠缺当不会太多。当然，凭这800多字来说明语音对应关系，示例的不平衡，那是必然的。著者注意到了古音构拟中语音对应的孤证问题，以及例词中某些不合对应规律的表现，凡能解释的，或发现问题而目前尚难圆满解释的，都在附注中一一作了交代。由此可见，在选例字时，两位先生已做了逐字的研究。

在标音方法上，两位先生既注意到共时语音系统的标记原则，又照顾到历史比较的需要。例如声调的对应比较表，把23个比较点声调的调类、调值，在总表中分栏标示，调类的分化与合并情况、分化的条件，以及各调调值，都列在一个表内，使人一目了然。而在例词的标调方面，则既标调值，以利读音，又标调类，以利比较，对于变调和条件变读，也有必要的说明。在现代方言声母和韵母的标音方面，也是既注意到贯彻共时语音系统的记音原则，主要按其实际读音标写，而又带有一种求同的倾向，即记音不求其苛细，甚至把某些声类韵类在一定条件下的特殊读音作为

次要的变体写在括弧里，或加注说明，以避免影响历史比较方面的全面反映问题。这些都体现了两位先生照顾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的煞费苦心。

从两位先生所介绍的构拟方法来看，似乎是要把现代苗语瑶语方言土语代表点的对应现象，都要使之在古音构拟上有所反映。因而比较的语言越多，古音的音类构拟也就越加复杂。例如，王辅世先生1980年发表的《苗语的声类和韵类》，在所选9个代表点的基础上，构拟出古苗语声类121个，韵类32个；现在综合苗瑶语族诸语言的特点，由于勉语音系有较多的腭化、唇化，以及腭化兼唇化的声母，而韵母则有带-i、-u元音韵尾的和带-m、-n、-ŋ、-p、-t、-k等辅音韵尾的，并且元音分长短；这样，在现代苗瑶语族诸方言23个代表点比较对应的基础上，构拟出来的古苗瑶语声类表和韵类表就有声类263个，韵类210个。例如，1979年根据苗语9个点构拟出的*b声类诸字例，现在由于考虑到与勉语的对应，就分化出*bw（抱、看见）和*bwj（花）等新声类；既然新增了腭化的苗瑶语声类*pj、*bj、*mbj等，原先构拟作*pɰ、*bɰ、*mbɰ等的古苗语声类，就改拟为古苗瑶语的*pwts（三）、*bwdz（手）、*mbdz（瓣）等声类了。还怕有遗漏，留出很多的空格。

具有如此复杂繁多的声类和韵类的古苗瑶语，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声类的清浊和某些先喉塞音声类的构拟对应着调类的阴阳；鼻冠音和小舌音的存在是苗语支现代诸语言的共同特点，尽管在不同的方言土语有不同的表现。或者也有部分丢失的，如苗语黔东南方言带鼻冠音的清、浊闭塞音有不同的简化形式，布努语与炯奈语现已没有小舌音声母。至于古韵类的构拟，要较好地解释各现代语言在演变发展中的语音对应规律，自然只好采取勉语

较完整复杂的韵母系统框架，参照各语言的对应现象，做必要的增补。同时，拟音一直注意到声、韵、调的相互联系和制约。

——从理论上讲，古苗瑶语也会存在方言，在语言演变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当有语言和方言间的相互影响，或者还应该考虑语音演变中的词汇扩散理论，等等；但是，对于缺乏古代文献资料的诸语言，要想重建它们的原始共同语，也只好构拟一个综合性的音系框架。正像梅耶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构拟并不能得出人们说过的那种真正的拉丁语；任何构拟都不能得出曾经说过的‘共同语’。”（中译本，1957，第14页。）尽管如此，共同语的古音构拟，毕竟是今后研究之所必需。这部著作，跟同一国家研究项目下的其他子课题一起，将把我国民族语言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或许可以说，这将是一个里程碑。

王 均

1992年8月

目 录

序王 均（ 1 ）

苗瑶语古音构拟（ 1 ）

一、苗瑶语族各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语音特点（ 1 ）

二、苗瑶语族各语言的声韵母比较和古音构拟（ 16 ）

 （一）声母比较表（ 59 ）

 （二）韵母比较表（ 383 ）

附录：同源字汉义索引（ 681 ）

苗瑶语古音构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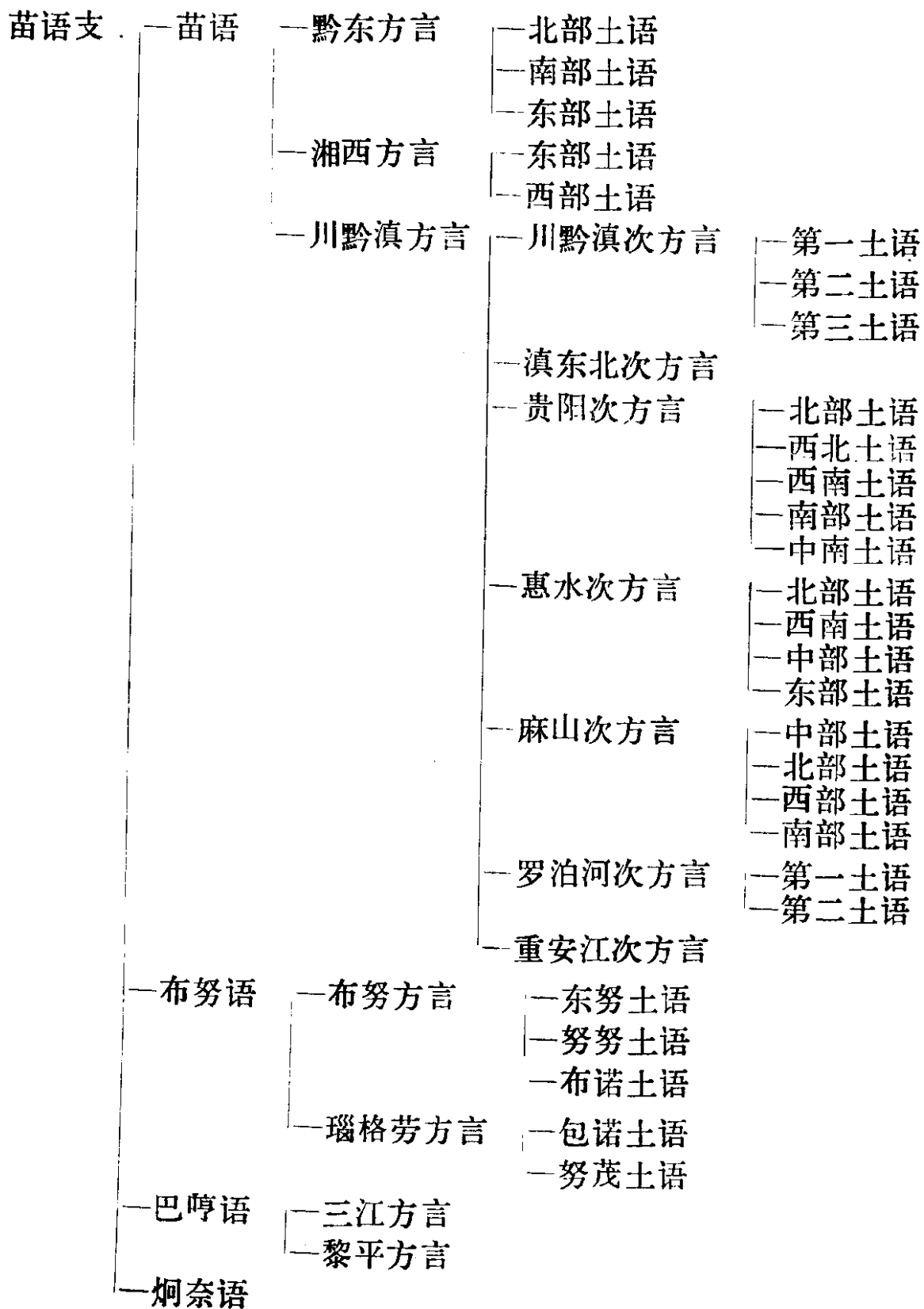
一、苗瑶语族各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语音特点

苗瑶语族语言是我国贵州、广西、湖南、云南、四川、广东、海南、湖北、江西等省（区）的苗、瑶、畲各族人民使用的语言。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靠近我国的地区居住的苗族和瑶族是由我国移出的，他们仍使用苗语和瑶语（即勉语）。自从印度支那战争爆发后，有很多苗族和瑶族的难民流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据说美国的苗族有十万余人，瑶族有一万七千余人，他们都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

国外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本书只根据国内各地苗、畲、瑶语的调查材料构拟苗瑶语古音。

苗瑶语族分苗、畲、瑶3个语支。苗语支有苗、布努、巴哼、炯奈4种语言；畲语支只有畲语一种语言；瑶语支有勉语一种语言。下面列出苗瑶语族语言表（见下页）。

本文我们叙述苗瑶语族各语支语言的方言、土语划分情况，使用人数和语音特点。由于我们构拟古音只用语音材料，对于语言，只介绍语音特点，不介绍词汇、语法。我们所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1956年至1959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的全体队员（包括著者在内）调查的。有一些材料是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蒙朝吉（瑶）、郑宗泽（瑶）、王德光（苗）提供的。



畲语支—畲语	—莲花方言	
	—罗浮方言	
瑶语支—勉语	—勉方言	—广滇土语
		—湘南土语
		—罗香土语
		—长坪土语
	—金门方言	
	—标敏方言	—东山土语
		—石口土语
	—藻敏方言	

(一) 苗语 我国的苗族，据 1990 年人口普查，总人口有 7,398,035 人。他们居住在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西、海南等省（区）。海南省的苗族说勉语金门方言。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贵州省黎平县的一部分苗族说侗语。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族自治县的苗族和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大部分苗族说汉语的一种方言。贵州省天柱县白市一带的苗族说汉语的另一种方言。贵州省六盘水市、晴隆县的一部分苗族说湖南省洞口县的汉语湘方言。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四川省东南部的苗族绝大多数说当地汉语。除上述各地区的苗族外，苗族都以苗语作主要交际工具，即使在与汉族杂居的地区，苗族兼通汉语，他们与本族人说话仍说苗语。苗语分黔东南、湘西、川黔滇 3 个方言，分述如下：

1. 黔东南方言 本方言分北部、南部、东部 3 个土语。说北部土语的苗族居住在贵州省凯里、麻江、丹寨、雷山、台江、黄平、剑河、镇远、三穗、福泉、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兴仁、贞丰等县（市），约计有一百二十五万人。说南部土语的苗族居住在贵州省榕江、从江、丹寨、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约计有五十万人。说东部土语的苗族居住在贵州省锦屏、黎平、剑河等县和湖南省会同、靖州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等，约计有三十五万人。

黔东方言的语音特点：1.古苗语带鼻冠音的清闭塞音^①声类的反映形式是鼻冠音丢失，清闭塞音部分有的仍读清闭塞音，如p、ph、tɕ、tɕh等；有的变为清擦音或清边音（包括不送气的和送气的），如s、sh、l、lh。这些声母只出现在阴类调（即第1、3、5、7调）的字。2.古苗语带鼻冠音的浊闭塞音声类的反映形式是丢失浊闭塞音成分，保留鼻冠音部分（只有古苗语*mbr声类在个别地方的反映形式为nz或z）。这种来源的鼻音声母只出现在阳类调（即第2、4、6、8调）的字。3.没有连读变调现象。

2.湘西方言 本方言分东部、西部两个土语。说东部土语的苗族居住在湖南省泸溪、古丈、龙山等县的部分地区，约计有八万人。说西部土语的苗族居住在湖南省花垣、凤凰、保靖、吉首、古丈、龙山、新晃侗族自治县、麻阳等县，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和铜仁等县，湖北省宣恩县，四川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等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约计有八十二万人。

湘西方言的语音特点：1.古苗语带鼻冠音的不送气清闭塞音声类在大部分地区的反映形式是带鼻冠音的浊闭塞音（我们标音时，鼻冠音后面的浊闭塞音仍标作清闭塞音，只是说明鼻冠音后

① 本书闭塞音包括塞音、塞擦音和由塞音与其他音构成的复辅音。清闭塞音是清的塞音、塞擦音和清塞音与其他音构成的复辅音。清闭塞音有不送气和送气的两套，如p、ts、pr、pl、ql，ph、tsh、phr、phl、qhl。浊闭塞音如b、dz、br、bl、gl。

面的清闭塞音读作浊闭塞音)。古苗语带鼻冠音的送气清闭塞音声类在大部分地区的反映形式仍为带鼻冠音的送气清闭塞音。只是在个别地方如湖南省泸溪县小章(属东部土语),古苗语带鼻冠音的不送气清闭塞音声类的反映形式为浊闭塞音。这些来源于古苗语带鼻冠音的清闭塞音声类的声母只出现在阴类调的字。

2.古苗语带鼻冠音的浊闭塞音声类的反映形式是浊鼻音或由浊鼻音与浊连续音构成的复辅音。这些来源于古苗语带鼻冠音的浊闭塞音声类的鼻音声母或含有鼻音的复辅音声母只出现在阳类调的字。

3.有极简单的连读变调现象。

3.川黔滇方言 本方言又分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等7个次方言。

川黔滇方言的语音特点:1.除个别地区外,古苗语带鼻冠音的闭塞音声类的反映形式仍是带鼻冠音的闭塞音,出现在阴、阳两类声调的字。2.除重安江次方言外,连读变调现象非常复杂。

下面分别叙述7个次方言的通行地区、使用人口数目和语音特点。

(1)川黔滇次方言 本次方言通行地区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又分第一、第二、第三等3个土语。

A.第一土语的苗族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古蔺、叙永、兴文、珙县、高县、长宁、木理藏族自治县等县,贵州省金沙、赤水、习水、仁怀、息烽、毕节、纳雍、黔西、大方、织金、普定、普安、兴义、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安顺、六盘水等县(市),云南省镇雄、威信、盐津、文山、砚山、邱北、马关、广南、西畴、麻栗坡、蒙自、屏边苗族自治县、开远、金平、元阳、个旧、弥勒等县(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那坡等县。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靠近我国的地区的苗族基本上都说